
名山藏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天順臣二

廖莊 鍾同 章綸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弱冠舉鄉試宣德中以進士選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楊士奇家人不律莊抗論之或曰楊公公鄉先輩不爲地耶曰正以此事楊公莊性剛氣激顧表裏易直喜賓客交遊旣爲給事或勸稍謝去莊曰門市心水又何避絕正統中擢大理寺左丞尋陞南大理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

朝謁太上加恩沂王大意謂臣入仕十餘年間見陛
下向在郕邸太上臨朝冊封令群臣歲時謁賀恩禮
隆洽今深居南内陛下起居大見疎曠非所以慰天
心教天下又太上子陛下猶子宜使親近儒臣輔成
德器以端國本以繫人心景帝絲是惡之居一年以
母喪赴京闕給勘合既朝見帝大怒即陛前杖之八
十謫定羌驛丞時章綸鍾同亦以請立沂王繫錦衣
獄至是封六梃選六卒就獄并杖之同竟死英宗復
辟召還爲大理左少卿再陞南禮部右侍郎尋調刑
部憲宗元年御史奏莊自處不嚴法律生疎上以莊

在景泰間大節可取特轉爲北刑部右侍郎踰年卒
贈尚書諡恭敏莊卒後鬻房償斂費時過不能售鄉
舊仕朝者哀而佐之乃得歸喪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父復翰林修撰文學氣節推重
時輩與劉球善球上疏時復居母喪恨不與名同雅
聞庭訓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第死不
入此祠丈夫乎哉旣舉進士授御史景帝五年以灾
異求言上言比者定州新樂縣擒賊二人屬臣問訊
皆云也先使來覘中原視形勢要害處也先帳下多
有南人我之虛實彼備知之臣聞此言深爲寒心在

朝大臣恬不介意昔秦代趙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
王曰燕雀乳堂子母煦煦相得竈突炎上燕雀不知
禍及而顏不變當是之時皆以子順爲狂燕敗子順
言中今在朝大臣有不變之顏矣臣茲言之不狂則
謬臣草茅時聞內豎構惡戕戮劉球諫臣自是鉗口
太上北征未見有人明月出諍臣見諸臣之爲燕雀
也皇上赫然中興誅强梁旌忠直親六師禦敵于郊
達賊喪氣俛首北還蓋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
皇上有堯舜之仁湯武之智周文之小心鞭撻四夷
致太平無難者奈何達賊甫退瘡痍未復侈心遽生

願自今無徇貨色無耽遊戲親庶政以攬威權敦倫
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
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賞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
蠹民擇賢將以養軍鑒前車愼後軌親率群臣謝過
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然後延
攬英雄講明方略則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逆賊可
徐圖之矣昔者韓信起於餓夫樊噲出於屠犬張良
著於亡命古今英雄何常之有唯其上有漢高用之
下有蕭何輩薦之是以能佐命興基貽休流景今皇
上求才如渴大臣排抑尤甚雖選將之命屢下中朝

所舉皆膏粱厚祿親戚朋舊屈抑在下者殊難自通即如曩命將帥人言方略經旬踰時殊不陳奏擲溥石亨有言又不過侈庸儒之談乏經久之慮平時如此有急胡濟臣誠念醜虜陸梁朝臣欺誑延攬講明具失其道涕泗噬臍歎息撫膺臣父復昔任翰林臣今同職言路兩臣受恩寧忍緘默帝覽奏命禮部集議竟寢帝廢憲宗爲沂王自立其子爲太子而頃之所立太子薨同見章綸泣下曰上不復立沂王者吾死諍之禮部大臣若胡濙輩聞之咋舌相戒同疏列十餘條其一專論沂王事帝方求言未有以罪也會

綸疏繼上帝大怒月暝門隙出旨即將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辭連同即逮同苛拷迫令服通南內同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是日大風雨黃沙日燭地皆黃踰年帝陛杖廖莊復即獄中杖同逾六日死屍棄獄中英宗復位國子生葉華朱圭言同贈大理寺左丞錄子啓國子生詔書褒美大理丞高明爲啓索屍棺斂之得給驛歸葬授啓咸寧令成化中復錄其仲子越給同妻月米賜謚恭敏祀忠節祠如始期矣方同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同輓韁曰吾不畏死爾則奚懼後三日馬死廄中既歸葬烏鵲巢

幸木產白雛者四

章綸初名崙字大經樂清人也其先閩人吳姓或云父文寶聘於金未娶也而先納妾包氏姙綸文寶病且死金堅請於父母往文寶家一見氣絕金撫綸教誨之綸自少嗜學截竹繼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方有室授南禮部主客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質直坦易以己任天下自號慤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反覆萬言岀切時政懷獻太子薨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禮部大臣莫敢言綸疏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邦家終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誠以孝弟者百行

之本萬善之源天子所以德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大舜底豫周文日三漢高五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玄宗長枕大被兄弟共寢或五幄更處或花萼同樓是天子之友也臣惟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子之父也與陛下合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陛下身受冊封是上皇臣子也上皇虜廷遠書傳位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遙尊爲太上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還宮是陛下與天下至願至望也汪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閫中外矣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爲皇后固謂母以子

貴不意世子則薨逝矣臣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是復中宮之象天意欲陛下厚關雎之終正夫婦之倫也臣望陛下退朝之暇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兩宮脩問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群臣朝見以展天顯之愛以極恭厥之道而又念母儀不可久虛復正汪皇后之位推念上皇傳位之意仍立沂王爲太子則親愛全備堯舜可師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出震繼體不期而毓帝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煆煉連五日迫引大臣及通南城狀竟不承以鍾同先上言幷逮欲殺之會風霾大作得少閒居一年廖莊自南

來帝怒其先請陛杖之并封梃杖同綸如莊數同死綸錮禁綸將上疏時慮憂其母金氏聞之曰吾平日教汝何爲汝能死諫吾雖爲官婢不恨也至是得罪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得內臣有能舉其辭者擊節歎賞曰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即日擢禮部右侍郎襄憲王來朝爲王稱之方有意用綸會與石亨楊善不合爲所短遂改南京面諭賜金幣尋改南吏部上大漸詔嗣君婚禮無過百日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釋服公除雖有常制諒陰大婚情禮則殊乞勅禮部舉行來春成化四年南京當考察綸與右僉都御史高明同事欲就年齒區別衰壯而明

於年六十以上者無賢否槩罷黜餘則容留太恕又所屬御史並無黜者坐是不協退而兩有改易猜忿互生時吏科給事中王讓妄自尊倨考察時欲與公鄉列坐諸公不許遂率諸僚不赴奏疏亦不同署上見疑之綸因言故讓等與御史劾綸子玄應冒籍應舉兵馬琙貪人也綸妄薦爲治中及諸細碎事於是綸明並乞致仕上使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體勘俱罷不問慰留之其明年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禮部左侍郎十二年請老卒賜祭葬贈尚書諡恭毅官一子玄應被王讓劾論退還爲邑諸生其後登科第

仕廣東布政使有文風先是綸同下獄時兵部進士
楊集奏記于謙曰奸人黃竑進說易儲本爲脫死計
公國家柱石倘鍾章二公死杖下奈清議何謙持示
王文文曰書生昧朝體乃有膽氣當進以一級出之
知安州集字浩然常熟人
郎曰明初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大小臣工莫
不將順須美憂治危明乃得李時勉劉球二人景泰
之李廖莊三人開口奮臆不有其身其所持論皆宗
社大體要矣
邢讓　劉鉉

那讓字遜之襄陵人以進士授翰林簡討李實使虜與虜使偕來言虜巳和欲送車駕歸群臣請遣實復往景帝難之第令付虜勅言意而巳文武大臣固請帝曰楊善巳行待其歸讓上書曰陛下所不遣使迎復者豈非以虜不足信歟審以虜不足信則前者不必講和矣我所以和為迎上皇也不迎而和將安圖哉天下事成敗勢也當為理也虜不足信勢不可知陛下迎復理則當為陛下於上皇君也兄也陛下從群臣請仍遣李實往迎駕之歸否未可知而陛下愛君篤兄心巳著於天下矣兵家之曲老直壯上皇不

迎彼藉爲辭假大義而入寇臣不敢謂我直也彼許我迎顧復無實曲乃在彼厲兵秣馬以興問罪我則壯矣陛下若以虜使既行事難再舉請急追還遣實同之追而不及使實自行虜人聞之且曰中朝迎復信矣所重遣使或者遲迴觀我誠否則上皇迎歸固可期也疏入得旨上皇朕兄豈有不迎虜情叵測彼以急來我以遲去蓋欲延緩牽制而察其情文武群臣日言之矣朕所不報其意如此讓以天順八年居父喪因脩實錄奪情名起爲修撰成化二年超陞國子監祭酒五年陞禮部左侍郎國子監故有師生會

饌錢輸者常後師生出監則皆委之去監中貯爲公用相沿已久讓取以作新學舍創立勅諭學規學志碑刻之費不復文移有司又不籍記代讓者陳鑑亦不綜察遂爲典簿王允所私戶科給事中丘弘等嘗言之會掌助教者簡討葉時以訐奏允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不許讓鑑各上奏中辯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鑑及司業張業刑部坐讓監守自盜讓自獄中奏學士萬安李泰與已有隙故倡此言而丘弘承風奏劾又日宣其事以危言恐動刑部使傅致臣上命會官雜治讓等不[illegible]更命御史覆按有從中持者竟

免死贖爲民國子生盧楷奮曰邢公整厲學校不私一錢爲衆所誣吾當拔之或曰無益反罪何楷曰師生父子也父溺子可無號呼與生徒楊守阯率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竟寢讓外樸內明敏於撰著然不能容物意有軒輊輒見詞色爲祭酒鋭意師道懲絕告訐人以是譽之而亦以是軋之歸數月卒楷東陽人擢浙江鄉試第一早卒文章邑理滋茂論者譬之靑黃應節農人操鎌疾割隨手委地彌望無際而守阯後至大官

陳鑑字緝熙長洲人父以事發戍遼道京師留鑑神樂觀爲道士鑑幷通儒書正統十三年舉進士及第爲人辨博雅有聲譽而好談論喜陰訐　張業安福人質厚有詣諸

生多從講解僎錢事發鑑在官不久所[illegible]有方而業所坐在官前將論寬之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彌月而孤未冠授徒里中封股養毋永樂中以善書徵入翰林筆法溫媚推重一時而博極群籍用心於內同官王汝玉輩詞翰若宿構鉉淹時始就然沉深切至其於經國匡導為多久之中京闈鄉試授中書舍人正統中豫脩宣廟實錄進侍講再進學士開說簡質為英廟所嘉景帝稱攝諸司勸進鉉獨不署名同郡人楊翥以故郕府長中人主鉉家帝數召見翥內殿翥還薦以及呂原於帝授翥札中一某曰識之久不問也醫盛以大者

爲中官治病中官癒問叔大何許人知其縣因曰君縣中有劉先生寧識之乎曰劉鉉學士耶樸人也中官曰上知之且用之矣叔大告鉉還邀與往見鉉曰上奚知我知我必自楊長史主我而雕刻我哉楊翥字仲舉吳人從軍武昌爲鄉塾師楊士奇㓗寓武昌因甚翥讓塾士奇更教他塾作毅不及舊塾之半士奇貴薦翥於朝景帝在邸時爲宮寮以醇謹見重及即位寵眷甚厚人謂樞莞可俟翥屢奉身還吳北虜欽塞詣闕表賀因手疏乞特朝太上失上旨僅進位尚書仍乞致仕年八十餘乃卒子津方八歲入朝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天順初追理一時柄臣翥獨以恬退免追劾吳人言翥仁厚絕俗方爲尚書歸緋一椽鄰溜侵之家人不能平翥曰雨少晴多何害鄰父老生子翥蓄一驢恐鳴驚兒遂鬻之徒步終身于懷金入市金爲人攫歸以告弗問也

景帝易儲有端禮部兩侍郎

缺中官出者疏帝命傳示內閣江淵謂鉉才力不足辦此等事請用編修薩琦鉉聞曰此知我者既易儲鉉已爲國子祭酒此時諸司皆賀司業言鉉亦合上表鉉曰不能諫又賀耶英宗復辟閱易儲時國子監無賀表問徐有貞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名見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擢少詹事一日忽不至曰死矣上歎惜久之成化二年贈禮部左侍郎賜謚文恭鉉不好名稱與人雖造次未嘗不厚若同官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鄉所乏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人咸謂之長者至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慄于

舉進士奉使行時鉉閱其衣篋比還篋如故殊喜

翰官副使能伉鉉法於家鉉從孫有名鳳者仕御史

以好學聞

郎曰邢讓銳志官下弓滿而撥劉鉉粥然甘處士能

之地至夫必伸廻復之請不與居攝易儲之疏其趨

同矣

周叙　劉儼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其先祖世父伯寬者仕宋直寶

謨閣疏斥賈似道曾祖以立元鰲溪山長上書請脩

宋遼金三史推宋爲正統父岐漢府紀善作寶賢堂

儆以諫漢王漢反名入爲職方員外叙永樂中進士
入翰林爲庶吉士被命作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
編修以毋病乞歸省仁宗嘉其孝賜傳以行正統初
爲侍讀上言時政言比者天旱皇上躬自引咎命群
臣齋沐禱祠三日而雨然禾稼未大沾溉生民未盡
滿望皇上惓惓是念臣下所當欽承德意思陳闕政
以消譴助理乃共致憂勤効忠補過之疏未聞告老
陳情自乞留用之章繼進掌銓選者詶詢不審資格
徒拘司國計者農桑生殖不加勤而賦稅科征日見
益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乏激揚之公

言官惟緘默之尚至若僧道之流無益政教多至數
萬額濫十倍徭役之人户口滋耗蠹政傷和莫此爲
甚又近年畿甸山東諸府流民衆多推原其故皆繇
守令不加矜䘏或窘衣食或迫征徭竊謂守令寄撫
字風憲司耳目風憲得人守令自職尤宜精選方可
望治上示叙章諸大臣吏部尚書王直等引罪自訟
正統末爲南京侍講學士請刪脩宋史以畢先志許
之車駕陷虜叙發憤疏言八事請郕王卧薪嘗膽如
越報吳郕王卽位爲皇帝疏言安邦謹始八事復上
中興太平十四事景帝批答褒美叙敦尚氣節剛介

自持與人爲善匡益規正王直故叙同郡先達叙寓
直書曰伏惟太保冢宰大人先生閤下惟吾吉自宋
及今人才輩出重于世道光于鄉邦者九賢也縣兹
以降非無其人俊偉光明卓無瑕類殆亦鮮焉永樂
宣德間叙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以當之迹其舉
措究其底柬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竊計堂堂名郡
際今聖朝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
文信公其人者出爲之俳徊歎息翹佇思慕乃今見
大人先生伏惟先生處屯之際翼戴今皇輔大齊艱
其時其任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

當心天下之大憂以成天下之大計而其要無他在用君子遠小人而已用君子遠小人之道又當審幾而斷之昔三楊輔政其時周一幾也惟是二三君子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乃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保身其實誤國以致閹宦弄權有今者主上蒙塵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又一幾也宜相與講內外防微之政遠鑒前車以建永謀毋徒曰有某在有某在而不敢自專者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失今不圖悔恐噬臍朝廷大事殊無所濟且使歐陽子周平園得擅美於前鄖欲効張留侯之從

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不足貴巳叙一介書生蒙朝廷之恩先生之惠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法務簡無一毫求進之心惟侍昔遊門牆兼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前此固未甞敢一奉聞也叙之直亮如此叙脩宋史與上元人陶元素聚首撰述未就而卒元素守道甘貧舉進士棄官不仕時論高之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自幼端介不凡雖治舉業必採底裏年二十餘領永樂間鄉薦下第歸家潛心又二十餘年乃慨然有志魁天下正統壬戌果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古文名景泰七年進太常少卿兼

侍讀尋與編脩黃諫主考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王
文有子入試並私屬儀儀不爲地則大恨旣放榜文
上奏洪武間殿試不公考試官悉下究問復有再考
之例是以人知敬懼科目得人近歲考官至有受贓
鬻題入院醃豬肉饅牲口酣飲高卧殊不閱卷至揭
曉將及美惡不分去取任意今歲順天顛倒尤甚臣
有子倫入試誦文於臣臣擬爲前矛開榜落名驗場
卷惟同考姚富有三篇批詞主考劉儼黃諫略無斷
駁至所取文劣臣子者絕多乞依國初例命翰林院
官同科道官將取中舉人及臣子試文從公校覆臣

子若勝請聽奏請定奪仍治儼等奸頑之罪循亦奏
科舉取士國家大典當太祖之世考官劉三吾等會
試貢士試題有譏諷朝廷及兇惡字并考試不公者
御史劾奏治以重罪別命覆考當太宗之世考官鄒
緝等會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書洪範九疇
偏經論題御史劾奏亦罪緝等別命覆考今歲順天
鄉試小錄累有兇惡犯諱字易題故犯章皇帝御諱
策論二題皆屬偏經士習他經者多不能理會今續
脩通鑑綱目會脩寰宇通志皆未成書殊未頒降亦
以此出策所答又多兇惡犯諱字非所以刊示四方

臣兼聞儼兩目昏花臨文多抝先送者茍取足數後
至者盡棄不省以致士子負屈甚多臣子瑛亦在其
列乞勅多官公正有文學者取中式黜落文字再加
比較以定去取有旨並令禮部會翰林科道覆較大
學士高穀歎曰大臣子與寒畯并進且不可又況不
安於用欲殺考官乎時方病告强起朝叅朝退請得
門上奏事因面奏儼諫考試皆公循文不宜私子帝
重違二人意穀乃與禮部較閱覆奏取中文字比之
倫瑛差等互殊第驗中式舉人挺硃墨二卷批語筆
跡兩有訾疵帝許倫瑛爲舉人下梃并本經考官獄

姑有假不治於是六科給事中張寧等劾陳循王文職居輔導任重經綸所宜遠嫌薦士爲國家持正誼引大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聖聽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昇求遷作詩戒之韓億爲相子維舉進士以父任執政不就廷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登進士第一爲京第二厥後用貴冑寒畯進退爲退沈方今舉錯得失又可知順天應試士子歲千八百有奇中式者纔百三十五人旣云考試未精稱屈當衆濫進之風何如可啓循等乖悖久彰人心共怒伏望逮問如律用懲玩欺不則賜歸田里別選正臣以居

清華密勿之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上是科道官言第以大臣宥置不問而髙縠以面奏門上深爲循文所銜亦乞罷職上慰留焉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坐詭籍斥還本學時人爲之語曰解有名還學生榜無氏便貢士明年英宗復辟循文得罪倫瑛謫成命儼署翰林院事有寵用之漸竟卒贈禮部侍郎下儒臣定謚學士劉定之議曰士君子名著有日也著焉則勿怠而勤其業事任有時也任焉則勿循而執其正有若劉儼年踰弱冠名領鄉書晦迹林麓研究經籍逾壯越强徐起而魁天下入金門履玉堂追

躡古作叅述國章惟日孜孜靡有怠體豈非著名而
勤業者耶筆削前人之淑慝升黜時材之良窳明目
張膽抗論正辭神明質而不回貴勢壓而不挫豈非
任事而執正者耶業勤所以廣才正執可以立德謹
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執一不遷曰介請謚曰文介
僉曰然遂以聞儀天性至孝居喪致毀族人數千指
貧窶者爲喪葬婚娶寡弱扶持之倣宋范仲淹立義
田先祠之左鄉有貸悉燔其券立朝侃侃交必正人
爲邪者面折不少借直聲大振士大夫間倫後改名
宗彝仕至禮部尚書而爲人奢縱附王直以起

郎曰周叙劉儼居翰林無赫赫表著之績心行確然君子也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珵以庶吉士授翰林編修爲人短小㬋傑有志當世討究世務無不涉穿有貞入京師從都御史吳訥游見其議論與人各趣奇之薦之祭酒胡儼儼以其短小易焉方謝病伏枕試有貞詩既成蹶然驚起繞床行誦曰君鼎鉉器也遂爲忘年交既以進士授庶吉士宣宗試其文第一以爲翰林編修因大肆力於討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略之事人問公職翰苑惡用是爲有貞曰此何非吾用異日者國家使我我謝不能耶正統閒再遷侍講時天下久安有貞獨慮虜上備虜疏數千言英宗北征觀天象曰上行必敗

景帝監國倡南遷有貞議詘然物論謂有貞才也是時出文臣十五人屯守中原要害有貞勅鎮河南彰德得便宜行事河南民聞虜驚竄山谷有貞馳招之從以才吏四人使相告報則皆出因下教集兵兵徒至者多太行群盜有貞什伍之不及籍曰事寧聽若等之所之皆喜自效虜退名還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非其好也遺玉帶陳循循喜薦之帝帝曰徐珵耶謬計南遷也循曰君無仍舊名上幾不聽君於是改曰有貞先是河决山東之沙灣遣使者築决隄六年不治自請行以左僉都御史往至則散遣治河

卒自行河相度明於心乃上言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宜首疏其勢勢平治決決止濬淤爲法繼之因作柒牐隨行先後渠則異流同歸牐乃上下櫛比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楗以水門捍以長堤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鍵以鐵合土木火金而平水性三年而報功成始有貞塞決決隙益深曰此其下當有龍穴有高僧焉叩問之曰惟聖人能無欲有貞悟曰神龍欲矣能所欲珠大鎔金鐵沸下之龍一夕徙決塞有貞治河役五萬餘人用官糧五萬爲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巳遂陞副都御史還朝景帝彌留廷心乖異有

貞與武清侯石亨雅相善也亨欲與都督張軏張輗
太監曹吉祥等謀請太上復辟闗武不識經權未知
所出夜謀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也相與歃血
盟酒入訣其家曰事成耶人不成鬼矣陰使亨等內
兵三千舁太上南宮太上暗中問爲誰具官對太上
曰遡䕫車既朝顧問卿爲之乎卽日命兼翰林院學
士掌文淵閣事于謙誅陞兵部尚書兼職視事如故
當是時武清侯進封忠國公矣有貞謂曰願冠側注
以從兄後忠國公入言亡何封武功伯兼華盖殿大
學士仍供職文淵賜勳號散官及章服玉帶封三代

如爵有貞益自喜當給誥券而自爲之辭其辭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首典天下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爲難於斯乃兼咨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有貞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勤王展略治河東郡纘禹成功叙長憲臺總司風紀廼者奸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遂擁朕躬以復天位乃自中丞進兼司馬采展論思弘資謨猷夫既委膂屬心是宜酬勲胙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祏特封爾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錦衣指揮使仍與
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身免二死子免一
死仍命爾兼華盖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
宣力朕用爾功左右納忠爾輔朕德居黃閣而兼典
戎機禁中頗牧直紫宸而彌綸國體王室甫申匹休
前人馳榮來裔欽哉上時時念有貞日數召見往往
仄席佇俟或命不時自赴有貞益自喜盡言所欲言
學士李賢亦從旁相資上施行若流上命御用監作
條壓紗以賜它日行監中壓紗就上問且賜誰對曰

曹欽上曰徐有貞窮秀才先與之欽者曹吉祥嗣子
壓紗者細窄玉帶也石亨與吉祥自謂迎立求請無
虛日上心厭之有貞既從亨求得伯則數諫裁縮亨
吉祥禁止其私謁妬吉祥欲與國政自歎不通文墨
心歸有貞時時力贊上聽任內閣外與亨不相下至
是妬怨有貞與亨比會亨吉祥侵奪民田御史楊瑄
以奏上問賢有貞瑄疏是否皆贊瑄是上批旨亨吉
祥饒罪御史瑄敢言吏部記之亨吉祥言記瑄何意
上忘我曹邪瑄劾章同徐使旨徐筆因與諸閹哭訴
皇太后曰奴奪門時出萬死一生有貞今殺奴矣數

作謗上前或險詞觸上上所屏語輒令小豎竊竊聽還白上某日某事某語云寧有之乎上曰安得知左右對有貞告外上驚我語獨有貞聞當眞是其發耶左右對何寧玆上前後語有貞無所不揚播上自是稍衰亨吉祥盜合讒之而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復共謀劾亨爲亨所知先入譖上怒並下十三御史獄究主使錦衣承風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實諷之上又下九疇綺獄亨入見盜言賢有貞乞解兵柄求上哀憐錦衣上獄復謂實賢有貞主九疇綺上卽命六科十三道劾有貞賢專權威福排斥勲

舊遂並下獄是時雷雹大作怪風拔木承天門東吻牌摧毀飛出郊外吉祥家大木折氷雹尤甚上感悟降有貞廣東右參政爍其誥命鐵券停造而亨吉祥未已也吏科給事中李秉彝者久以憂去家矣亨吉祥僞爲秉彝章假貌似者入奏極言亨吉祥欺罔有訕上語接奏之豎怪其贖長詰之不答取視其牙牌識其官明日上省奏召秉彝已亡去校尉無所出安執一人以質接奏豎豎曰非是昨者肥而髯吳人張廷瑞客都下肥而髯執入拷掠亡狀有馬士權者泰州人故宦家子讓官與弟教授京師學士先生多從

之游有貞尤與善亨吉祥言士權者有貞見密布衣
當是其主謀有貞有所親信其官某吏當是爲執筆
書是時有貞既行上復使追捕之及德州幷執士權
等以入政入禁風還作捕者決什地上名指揮門達
承口旨領趨出就門下痛杖之數十前引一門復痛
杖之因與三法司雜治士權既受苛考仰問曰今欲
因何承那曰徐有貞與汝等謀誣朝廷欲作逆耳爾
顧計某執筆某書士權大呼曰徐有貞以非常之功
蒙皇帝非常之遇自謂魚水投契意欲獨任國家事
立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如是者失太聯豈有它哉蓋

獄不成者半月亨吉祥等乃言有貞所封武功伯券詞出自手雜它制誥中進上不詳省得給授禹帝王也何得云纘自擇封邑曰武功武功曹操所始封上出示三法司會議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覆奏有貞險邪出士陋鄙庸夫叨蒙聖恩忠不報德詐爲制文竊弄國柄等功神禹擬跡仲尼武略無能偎誇頗收謀猷不著謬任甫申自居謨謀敢擬定策天人今古妄以自尊弘毅忠純言而不怍市朝可肆法紀斯存

上曰有貞罪不容誅念在赦前其押發雲南爲民金齒有貞出獄拊士權背公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至

金齒居頃之有奏雲南守臣不法者迎合內權辭連有貞上不問它日問有貞於呂原原對曰有貞被讒遠謫不勝困頓惟陛下哀憐于民本州因爲上疏訟寃曰臣伏見徐有貞負經濟之才堪棟樑之重勞勩三朝終始一致已巳之變車駕蒙塵固守彰德聲振京師河決張秋莫治有年承命儒臣奮然以往窮源遏潰厥勤不細及郕王大漸廷議乖異不顧身家擁請陛下光復寶位功亦偉矣一旦陷誣含寃萬里沉淪草莽好爵無及所謂廊廟之寶棄于溝中年命有訖桑榆行盡臣誠傷心私用流涕疏入工爲唱然皇

太后亦言上上諭李賢曰徐有貞才學難得彼時為
亨輒所陷有何大罪其釋還田里天順四年也有貞
質雖短小目光爛爛聲若金石談辨無窮與客語常
達旦自視儼然鄙夫龐人蔑棄弗少留臆故方顯遽
斥其為相封伯蓋三月耳而士流莫歸毀譽參半既
歸金齒縱浪湖山妓樂歌嘯孤步遐逝有冲昇之想
焉上行名之亡何宮車晏駕矣初有貞奉斗甚虔下
獄時引鏡自鑑曰吾定不免因默拱誦斗母呪數日
曰免矣天順末一日語客近觀天文曾吉祥且敗其
禍乃不但所中我者既從金齒歸而士權將往候之

出物相贈而已絶不言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所以白有貞又上捕僞章時逮秉彝至問誰相惡秉彝言刑部主事傑等七人上並令拷掠不伏俱坐妄議朝政謫之遠方而秉彝竟斃于刑下

郎曰有貞藉二豎立功既被知眷欲守正自異身爲伊周何其壯哉得意失意在反覆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爭能禹矣

李賢　岳正　楊瑄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李於鄧爲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居者賢宣德中自河南解元舉進士奉命

察蝗河津得交薛瑄留心性學英宗正統元年疏言
帝王赤子黎民禽獸夷狄未有奪赤子食豢養禽獸
者切見韃虜降人朝廷授以官職足其祿俸處者不
去來者不絕今其人不下萬餘較畿民三之一月支
俸米亦較朝官三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且
倍蓰以有限資無窮欲百姓富倉廩實不可得也近
者荒旱連年五穀不登天下米粟歲入數百萬軍民
涉寒暑冒風霜然後一夫得以數斛至京師中途衣
食不贍至難救死有司曾莫省恤督責益嚴奪赤子
豢禽獸又困餽運之卒而驅其力仁人君子寧不痛

心夫夷狄人面獸心荒忽無常來降不絕非誠悅服
慕中國利也彼其在胡未有不種而食自致而衣者
今在中國則不勞而坐享之是故其來不絕者中國
誘之也誘而愈來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前代五胡之
鑒殆有甚焉近者邊塵數驚臣私常恐懼不能安寢
乞勅兵部漸次調除韃官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
俸祿實所以分彼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巳巳之變
韃官潛謀應虜賢言始驗頃之授吏部驗封主事有
旨令文官誥勅九年乃給賢言誥勅之典人主所以
摩厲臣下故事居官無過方許請給稍有私罪輒行

追奪是以其未得也兢兢畏愼其旣得也斤斤保守
九年之中人事不齊或有未滿遷去或有身故親老
人見榮難必怠廉久惟仍舊三年便從之復言國家
都北以來太學因習元陋教戒居養之道頹然正業
雜於市廛講肄溷乎馬隊而佛寺僧門日創不休伏
惟脩墜增新重選師儒作養秀才養賢及民必収其
效君數歲竟如其言賢博厚有度誠心待物遇事諮
詢不立城府吏文選郎銓註公平退食手不釋卷尚
書王直以公輔期之車駕征虜吏部侍郎當扈從以
疾告賢代往師潰還景泰初上政本十策乞留中省

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言賢策讜宜鑒納詔取入
寫置左右久之以廷薦爲兵部右侍郎轉户部吏部
右侍郎英宗復位張軏言上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亡何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
貞數於上前阻抑石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
瑄張鵬糾劾亨罪遂爲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
謫叅政瀕行左右言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
嘗多口柄事實有貞吏部尚書王翺亦乘閒言上頷
之即留爲吏部左侍郎上既謫許彬於南京出岳正
仍爲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

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內閣者徐有貞薛瑄許彬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而奏對開誤正上前盡言無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上見禮信之始賢之得留也亨吉祥固大恨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親然終恐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慎自重二人以為誠賢耳與辭受不為廉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事歸主上吏部尚書王翺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不如也數於上前推舉名卿老臣有所薦文武臣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及入對上問文臣曰陛下問翺問武臣曰

陛下問昴時自舉則曰臣所知如是陛下召翔昴覆
問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閒三楊用事勑方面郡守令
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下要職吏部毋輒除而百
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陛除方面則吏部自舉
奏而已至賢始議倍推取上裁而天下以爲不專上
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立察見賢承諮斷一處以
至公上益篤委焉石亨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上
心厭之一日從容問賢迎復事賢從容對曰當時亦
有要臣者臣故不與上問故賢曰令其時景泰不諱
天位自屬陛下文武群臣雍容奉迎陛下晏然有之

何用如此勞擾且夫以天之靈陛下之祐卒以成事不者景泰左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亨吉祥輩置陛下何地耶陛下曩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歸向今爲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社稷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亨侄彪謀出鎮大同上逮彪下獄命亨閒住凡緣亨進者悉褫削復名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非所以示後世內府之門可言奪耶奪門者自大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陛下而誰陛下復正天下百辟奉迎者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

復以群小爲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干天象者哉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上竦然大悟遂
命凡有奏請去奪門二字蓋一時冒職者四千人天
順三年也五年曹欽火長安門發兵爲變擊傷賢首
及耳少選欽敗賢上疏請急釋脇從以安反側然後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罷不急之務上知賢在甚喜
明日召見褁傷入慰勞之賢念天順初自徐有貞耿
九疇下獄後言路閉塞坐令權奸相繼因言自古治
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勸之設刑祛之夫臣下
進言皆爲國家無益已也不但無益又恐得罪是以

明主拳拳唯慮不聞獨奸邪之臣則務塞之上曰此
皆亨吉祥輩所爲遂命於詠欽詔書內列款求言頃
之加太子少保七年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密疏鼓妖
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允行
賢又請罷江南叚疋磁器之役淸錦衣之獄止邊臣
之貢停內外採買之費上不悉從引爭甚力賢恭莊
端重言辭簡當登對之時將順匡捄爲多論者謂得
君之專兼有相業楊士奇之後再見云掌都錦衣者
指揮僉事門達上所任也與賢並寵上朝左顧則命
賢右顧則命達達恃才生事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

求幽隱索取貨賄不可勝計上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不安賢間見言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獨一害未除因備道錦衣校尉之橫先是逵嘗令校尉察鴻臚序班索朝覲官財物者二十餘人以聞上盡執下獄又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語逵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爲詐不然何趨也逵繇是銜賢次骨百計摭拾上心疑焉不名可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逵故驕橫稟赫同列盡下之惟指揮使袁彬倚舊

恩自若達計得言已上前者惟賢與彬袁彬事言上
窮治之且欲陷賢得嶽中少年楊塤以免語在袁彬
記憲宗卽位達坐太監王綸獄調貴州還衛科道官
重劾達達繫獄論死其黨與揭匿名帖內府及都城
內外以謗賢賢上疏請避位曰臣以凡庸誤蒙先帝
拔用辜恩圖報而一害於石亨繼害於曹欽三害於
門達賴先帝之明得以保全臣自思平生無恥怨惡
直以職居輔導衆見忌疾皇上卽位以來賞罰明紀
綱舉貪利之徒不得遂私又復歸怨於臣臣決宜退
不許吳皇后廢又有爲飛語謗賢者上遣衛士宿賢

家護持之有內宣將軍被褫言天順初因入直迎駕陞非冒功者上憐而復之而夤緣者復懇賢入言自石亨輩後貪利者見富貴易得率幸朝廷有事宜早治之上是焉覆按太平侯與濟伯而下俱奪爵二年遭父喪詔奪情起復三辭不許遣太監興與偕抵家促上道還朝再辭又不許疏陳所過民情利病悉允行亡何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諡文達先是吳皇后之廢也太監牛玉坐受吳皇后賄事覺南京給事中王徽等言冊立皇后大事也李賢大臣也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宜明正其罪徽等

坐謫遠方或謂賢曰公何不救賢曰甘露之變黨錮
之禍而不知耶及奪情起復修撰羅倫疏論出爲福
建市舶副提舉吏部尚書王翺編修尹直引文彥博
待唐介故事語賢賢曰滁公如此我則不能居嘗論
楊士奇之爲相也愧宋公卿者二宋王文正以張師
悳造門抑之終身而士奇不能文潞公以唐介攻已
再三申救而士奇不能及其爲相徐有貞岳正張寧
葉盛並見阻厄所論文潞公又不能矣旣卒倫召還
適學士陳文亦卒時人爲詩弔文曰九原若遇南陽
李爲道羅生已復官

岳正字季方漷人也父軍府軍前衛都督同知正正統十三年以進士第一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天順元年改修撰徐有貞李賢旣得罪薛瑄致仕去學士許彬老上與吏部尚書王翺論相推舉正上召見遥望其長身美鬚心奇之登殿益近連聲呼好好比拜起問年家安在何科選進士者旣對皆大悅曰爾年正可吾北人而吾所取士也許彬老矣爲我入佐之正頓首辭謝趨出及左順門石亨張軏從外入愕然曰公何繇至此比入見上上曰朕今月自擇一閣臣焉臣也亨軏問誰曰岳正二人頓首陽賀上曰官小

耳當加秩以重之亨輒因奏陛下用正誠爲得人請姑試之試稱加秩帝堯之道也上默然已正時時召見奏對稱上意亨輒本以正薦不繇已至是滋不悅亨吉祥旣藉李秉彝投書吉祥謬請上出榜募捕上使正撰榜格正曰爲政自有體陛下即逐捕盜賊責兵部即驗治奸宄責三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人耶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下妖言之令治亂榮辱斐然可觀陛下新復寶位宜法堯舜暴秦之軌豈足術哉且事緩則人情怠忽不久覺露急則疏生危懼愈趣閉晦惟明主察之上曰學士言是

亨從子彪鎮大同使人獻捷下內閣問狀其人盛陳戰功言捕斬無筭不能悉致皆梟首林木上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所至某所四面沙漠何林可梟其人驚退上從容問正卿何以輔朕正意在貶損亨吉祥對上今內臣武臣其權太重上頷之曰汝可告以朕意正出往語吉祥忠國公數遣人候公何爲者吉祥曰石公見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覘公宜謝絶之更造亨所君家父子典兵易啓上疑辭解就第上必大喜因云上意如此使我告公亨吉祥大恨謂正訐己上前反藉上見要刼吉祥詣上免冠泣請死上

曰無也召責正漏泄正曰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臧

郎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爲

計上不悅罷會承天門災正極言石亨將爲亂陳汝

言不可爲兵部尚書宜出徐有貞獄中復用之時上

方禱昊天后土下諭文武群臣命正草告文諭勅正

條摘極其罪巳天下傳焉亨吉祥入言曰正爲陛下

起草語外曰非上意正諷縣官改過爾正驟見寵用

敢揚主奸不忠數日上出正一再日外調欽州同知

大理少卿敬戶部主事壐皆坐正所親補外正居內

閣一月而巳過潮以母老留家良久陳汝言本附吉

祥慠正上前詆之密令校尉言正嘗奪公主田命下遷延家住遂追繫錦衣獄獄上杖百謫充肅州衛鎮夷百户所軍室廬家產盡以賜都督僉事季鐸正牿手行夜宿涿掌墳氣奔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於解卒不可醉卒酒鏊正牿噀酒牿封上炙之紙戾脫剗之比曉卒怪異故封四厚予卒金卒亦已上雖戍正密令人勿死也而時時念曰岳正倒好秖是大膽其後亨吉祥誅上顧李賢曰岳正固言之賢因奏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釋爲民憲宗卽位兩京御史請召還復官許之吏部擬調南京上命毋南令充經筵

講官纂脩英廟實錄久之賢語正南京國子祭酒欲
藉君今舉君矣正不應有僞爲正劾賢草示賢者殊
恨故事清理武選貼黃當會官保薦用兵部侍郎及
都御史各一人兵部尚書王竑薦正可侍郎禮科都
給事中張寧可都御史賢調旨罷之第以委當職者
而外陞正寧爲知府於是正知興化寧知汀州時論
爲之譁然正博學高才鋭意天下事自許無一世既
至郡鏟破條格以豪傑之意前百姓之用興革創剔
察民利而操之巨室不便有謗言正亦倦游三歲入
覲乞致仕時李鐸已敗上使収用其故室廬家產正

爲文簡俊亦善字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與化人至今呼爲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之曰孔門有言未信而諫以爲謗已公犯茲戒矣正曰正黜淺亡能受主上特達之知固見謂能砥礪上劘豈使猗違居曠責耶且正備員禁近寧比諫官哉而希望顏色爲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時時念正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正懸括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壻嘉靖中贈太常

御賜謚文肅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江西方言王楊同音遂訛爲

天順初爲監察御史印馬畿內道出河間民訴太監吉祥忠國公亨奪其田瑄還言上上名徐有貞李賢閱瑄疏歎曰眞御史也下旨吏部且大用之而使識之幷下戶部郎遣御史覈田諸御史知上意遂合糾亨諸不法事張鵬爲疏首業且上兵科都給事中鉉密告亨亨先入訴曰御史鵬者已誅奸臣内官永侄且連結諸御史入誣臣上命收鵬及瑄名諸御史文

華殿俾誦劾文歷詰之御史周彬誦且對對畢上曰
亭諸罪實何不當時奏乃至今悉下錦衣獄究主使
錦衣逼瑄誣引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瑄
並不他及錦衣衛奏連九疇綺并收下獄於是石亨
奏乞解兵柄如宋太祖擱石守信故事不者疑似日
生臣死無所上哀憐之頃之九疇綺獄上復謂主諸
御史者實阿附有貞賢於是有貞賢亦下獄降外十
三道御史盛顒等皆謫爲知縣而瑄與鵬充戍鐵嶺
衛軍先是瑄鵬坐論死諸御史長皆坐戍會有大風
雹之異得減等而瑄鵬仍並謫戍南丹亨吉祥誅被

旨還里憲宗即位與岳正名還歲餘陞瑄浙江副使瑄居父憂起復仍舊治浙中沿海之塘海鹽爲大塘數決決則全吳淵浸東南財賦無所出成化中風潮大作連四歲塘圮甚瑄篤意籌畫脩治定海縣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衢建跳海鹽凡五塘而海鹽縣塘工尤鉅禦患尤大陞浙江按察使復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湮過半請浚深之防於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湖入城河出清河閘抵海寧黃灣溉諸邑田如故建三橋偎吾寺後爲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功未就卒瑄伉爽有志節喜功業才足

勝之病亟同官省候尚與論築塘法及浚湖利無他
及者有子源知天文以歲貢生被薦爲五官監候武
宗朝數以天文諫劉瑾怒矯旨杖之居一年復諫瑾
嗔源面叱曰尖嘴鸞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旨
痛杖謫戍肅州道卒孟縣之河陽驛其妻靳蘆覆尸
葬之瑄海鹽塘有縱橫樣嘉靖中副使黄光昇復有
荆公陂塘樣今脩塘者丈尺次第竝用爲式萬曆初
潮溢塘壞副使陳詔訪瑄故跡脩治瑄見形白晝授
詔方略塘成詔上事於朝立祠曰報功而源亦以萬
曆中賜祠孟縣曰顯忠張鵬淶水人仕終兵部尚書

諭懿簡爲政簡易諸道奏歲饑多盜陝西河南甚鵬言民饑無復之請令治其一二首惡則已亡何果靖其居官處事如此

郎曰岳正楊瑄張鵬並以諍發石亨曹吉祥知名余合而傳之

王翺　軒輗　耿九疇子裕附

劉寶　石璞　年富

王翺字九皋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會試第五人殿試二甲第二先是成祖定都北京固欲得北士爲重而北士每後於南人

至是聞翺兩占高第大喜先以布衣名見賜之食改
翰林院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詿誤左遷行人宣德
改元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英宗初命廷臣會舉文
武大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翺陞右僉都御史
同都督僉事武興鎮守江西處州有賊入廣信爲盜
翺盡捕獲之居一年召還廵撫浙江征四川松潘番
賊叅贊軍務復鎮守陝西所至威惠著聞七年虜寇
遼東軍帥不力戰劾翺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
撫之十四年以捕虜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
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

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翺不可遂以命之明年釁平名宦
還其年夏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遂以太子太
保加吏部尚書翺為人剛明果斷外强中寬論事質
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時番酋有來降者
翺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陛
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
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翺睨數責其賊至
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搶地自伏請令願效死於是莫
不盡力已出行邊高牆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
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

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
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
入贖足振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壹也以死抹
生未不可也夠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
萬邊計大充士盡飽煖樂戰遂出塞破虜屢有功虜
嘗猝至下令堅壘伺息擊之皆遁去近邊建州毛憐
若海西諸夷來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畏名還時
建酋李滿住等上番書詣闕乞留及其總督兩廣威
望已著蠻夷聞夠來皆恐夠曰蠻戎撫捕各有機宜
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

順甚多爲吏部尚書時王直方在位景帝以直老使
副之及英宗復辟與直並乞致仕上許直歸罷翺太
子太保使獨任尚書事翺嚴考察公銓註杜直請託
不得施行有一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翺妻愛女數使
迎之傑恚不遣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我
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耶女言翺妻翺妻爲翺置
酒長跪翺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
傑平生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
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昂崔恭列位六卿
翺直名呼之翺所推轂北人爲多言北人文章藻飾

不及南士也質直雄偉緩急殊足倚有以賢良方正經明行脩應詔者輒痛抑之曰此皆處士盜虛聲者耳嘗言李賢於上得復官其後上信任賢賢亦左右翊於上前上有所進退時時召問翊翊有所薦用未嘗使其人知也其于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上便殿時呼老王或名燕見同遊郎當選使郎代兩雲命中貴扶掖上下賞賜無虛月然翊侍上出雖日暮必觧閱選人惟恐不當也天順五年曹欽反執翊翊叱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敢殺長者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

八矣上老翺難其代也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參踰年命朝參以朔望加太子太保翺屢辭疾不允一日廷推遼東巡撫上曰巡撫遼東何翺後罕其繼也三年疾甚允之賜白金金織衣寶楮以行方輿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賜祭葬給舟車送柩翺謹重達大體一經涉歷終身記憶有所當行寢食不暇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喜見顏色不者攢眉累日問天下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儲積民得無流離餓殍否第宅在京師三十餘年苟完而已上爲起第鹽山有司奉詔甚大過悉斥去之

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直可千金既不得辭則掇珠衣領閒居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翔爲吏部繼者李秉皆好用北人而南人不喜之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於吏部秉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內閣用崔恭而南人又不喜恭亦數月去繼者姚夔姚夔字大章桐鄉人正統間舉鄉試會試皆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多所論列己巳之變尤憤激敢言景泰改元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逾年改南禮部奉命考察雲南官吏還報留任禮部英廟復辟調南刑部未幾舉召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尋擢禮部尚書憲宗登極大典禮皆所掌行轉吏部尚書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錫賚甚至卒年六十訃聞上震悼賜祭葬給驛歸喪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夔豪俊偉儀學通而

文默與人言表裏洞達獎掖後進在禮部知貢舉遍知名士投卷必令主者加意彌封卽主司偶失之必極力搜求得而後已及掌銓衡詢訪人才不遺耳目愼重黜陟雖讒口不爲揺或每當廷議衆疑莫決夔一言判斷人皆服之顧頗不拘小謹晩節爲妻子所累言官喋喋論者謂夔佐時緣務類唐杜黄裳而未免通餽謝然求之時大臣罕有其比

夔五年爲吏部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陳茂烈曰王忠肅公平遂慶歷樞宰三王有聲忠肅爲最秉公絕私而已

軒輗字惟衡鹿邑人永樂中自行人左司副選監察御史正統中遷浙江按察使丁父喪奪情復任景泰四年遷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京都御史丁母喪英宗天順元年召爲刑部尚書居數月致仕復召爲

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左都御史成化元年轉南京左都御史以疾辭歸卒覲不好文章無賢愚拒避不與處而才嚴苦約天下聞其名初以進士趲運淮上冬寒墜水有司製新衣易之不易也果襆被而待炙其濡衣爲按察使受俸資而已妻執井爨所著青衫盡補綴食餅蔬三日一市肉肉毋過斤以約同官有將殺雞則人人駭異軒麻使令日殺雞重客耶出不避御史道一日道遇御史肅揖告曰某以某事適某所公何之御史曰往訪一鄉達覲曰公憲臣也當爲國除治奸貪不宜數從貴人游每行郡與其逐也悉

會郡縣吏簡視其衣橐所至郡邑吏有投牒去者其奔喪皆以隔宿行行李兩簏而已為南都御史拜表禮部子夜至撤燭坐禮成而出月僑於鼻諸公亦會卻不樂與行齒其以刑部尚書請老英宗召視疾眞許之陛辭上曰卿平生何自為官輙具對上憮然曰乃嘗廉使浙江昔聞浙江有廉使行李兩簏卿耶若有起色可重留輙伏謝賜文綺二雙白金二十兩久之李賢言上復召見起南左都御史也既乞致仕不待報行至家方食時趣具浴浴畢問早暮欠伸絕輙任職治官無大踰人而廉介聞天下同時惟耿九疇

與方然輗奪情後頗用自矜持倚酒詈人嘗飲同官所歸捫腹曰今日此中盡贓物也其爲都御史廉益甚乃好人訐者其譽望不及按察時而李賢稱之曰軒公烏中孤鳳代輗按察浙江者陳璇清嚴亦相亞又輗按察浙江時左布政使則孫原貞杭州守則陳復仁和令則許璞皆廉與輗並萬曆二十二年贈輗官予謚

璇精法比詞訟旁午片言而決繼軒輗後稍濟以寬惟贓吏不貸同僚不便疏之都御史洪英署下考璇被糾罷民遮泣擁歸僧寺夜半微服遁去詔闕奏留復任從之已而英復來浙江鎮守憾前考不行復誣奏璇六科爲璇交章雪枉

陳復福建安溪安縣人永樂甲辰進士知杭州府潔廉無私治尚簡■獄訟減少公庭無擾日惟端坐堂上與郡吏講讀法令慎職守而已未幾憂去民詣闕請復起

之已卒於官貧無以斂按察使軒輗倡爲賻贈民多
齎泣其子盡却之曰吾父清白致沒而汙之假貸歸
喪許璞
承郡人

耿九疇字禹範其先世從東鹿徙平定州歷金元有
仕者明初父綱爲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末進
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苟是
非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愼重名行者
往理被推爲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
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爲令亡何丁內艱詔
關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鹽運使廉儉嚴正門絕私
謁楊士奇過淮上餽之一鷄時軒輗爲浙江廉使剛

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
清不如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
户部給鈔姓名占二牘命法司逮治遣主事陳汝言
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冐支給下法司論罪既
察誣得釋時鹽運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
心守法不畏强禦至是並逮上旣察釋九疇楊士奇
亦力薦之遂留爲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
餞而拊之曰無蹶而驟思銘竟爲良吏九疇在刑部
屢出疑獄同官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
銜領部事景泰郎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

鳳陽巡視巡撫招[illegible]以七萬户婚姻樹畜許與土著
相通境内晏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歳漕
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揚廬
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録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
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
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
徒充食耳復言今邊民皆春夏出田秋冬移人塞夫
民春夏田而秋冬塞何以邊將爲請有民移者罪之
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糴州民三百
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

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用事文武大臣多出
其門都御史貟欽亨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
以問李賢賢曰陛下得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
史賜見便殿嘉奬甚至時子稀任給事中請改任避
嫌許之今爲翰林簡討九疇因上言五事一言比者
百官賍名詿事奔兢夤緣請託冐報功績宜勅科道
廉察糾劾甚者斥逐之遠方一言内外刑官不原獄
情因徒淹抑宜勅其事究决滯期以三月論報一言
天下民庶大率逐末或管充吏卒或專事商賈或去
爲僧道本農不務是以稍遇饑饉流殍載路盜賊縱

横宜勑天下親民官申明大誥知丁本業之條使友助扶持力於田畝一言軍餉之運故甚苦民比投軍者甚計中多沿邊餘丁及詭報名姓叨冒月糧計自膳家宜勑所部郎抑勿収巳収者審究籍貫無使逃脫一言臺憲之職所以肅條貞度宜申明憲綱事例責之敢言内外諸司敢汩誣者重加以罪過有缺員郎令吏部擇老成重厚廉明有爲者充之疏入上嘉納焉九疇方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爲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爲江西右布政而陳汝言巳爲兵部尚書言九疇既外其子不當復在翰林亦出裕

爲泗州判然上終知九疇壽陞四川布政使明年復
與李賢論九疇爲人名還之且以爲禮部尚書既至
憐其衰使刑部南京初軒輗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
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輗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
亦再名輗爲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
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遣諭祭
賜葬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悼傷九疇天性孝友敦
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
生慕司馬溫公之爲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摧奸以直
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illegible]遷
子裕附

裕字好問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改工科旣坐調泗州尋丁九疇憂起補定州成化初言者白其無罪復除簡討累陞吏部尚書與大學士萬安不諧安欲工部尚書李裕代其位會有進士獻者授鎮江府推官獻自謂其先世蘇人與鎮江皆直隸府乞改任吏部不爲覆奏後户部郎中洪自宣府督糧回未久陞爲叅議爲東廠官所發獻洪並下獄裕與侍郎黎淳並自劾淳坐調南京而裕奪兩月俸旣科道劾奏裕上復宥之裕一入謝上責裕一奪俸一宥罪當兩謝何甫一謝者遂改南京禮部弘治初

焉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尋召裕入爲禮部尚書復改
吏部進太子太保八年卒上輟朝一日贈榮祿大夫
太保謚文恪裕美鬚髯善談論多識國家典故儉約
率易不營產業人稱其有父風居官淵略事無大小
視若無足爲者再入吏部薦引人材務協輿論愛惜
毀譽莫能淆奪有弟爲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裕故
緩之曰我家當如是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
廉介端貞莫如王翺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
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

授金華府通判政教並行滿考上京乞爲教職不許既聞母喪越宿馳歸哀毀廬墓者三年起復陞順天府治中景泰中以薦入翰林修書爲人剛直峻峭意所不可違官貴人必面斥之至其脩書時見人作不佳當面絕倒嗤笑之聲徹於閣陛人亦以此忌焉天順初以最三考陞南雄知府未數月有中使入嶺外將至遣騎先覘供帳不辦入見實實復不需接騎怒還告明日從中使入驛與他騎弓劒左右立長吏謁畢留實詰辱之南雄民從驛門外望見趨入蔽翼出中使怪問實所以得南雄民狀請實入且爲謝實不

往夫至韶韶人言中貴南雄太守驛書訟公矣中使亦馳奏實然實實未嘗先言中使於上也旣聞乃亦訟中使詔竝逮繫京師親聽之實具言臣從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誠爲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之觸忤天使亡所逃死上論治中使罪方欲出實而實庾死獄中實治官廉潔不取民一錢民有餽鵞者實不受民委之去實縱鵞門外恣其所之將去金華府體無完衣寒劇溫足以氈熱蒿加手其上至不可忍則貸民毳爲以行歷數里而霽畏而識之郵以畀其民公暇讀書與間馬上手編不輟少受

書周叙之門晚節好春秋其没也母喪不敢舉女不
能歸者三人南雄人哀祀之稱曰鐵板劉孫丙仕工
部侍郎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爲監察
御史宣德中遷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
副使璞剛褊有治才所在著稱爲按察時民娶婦反
馬壻先歸婦後失之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自誣
棄屍前塘中官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方
昏燕爾何得深怨出問囚曰信乎囚曰信速死公賜
也數問皆然璞齋沐焚香祝曰死獄重事也上下明

神尚啓我夢夜夢神書麥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人也遲明械囚待刑有童子外闖捉而詰之道士之童子也璞曰師遣爾來偵囚邪童子大驚鞫得實果二道士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江西人號璞曰斷鬼石陞山西右布政轉左其妻與諸僚妻讌歸慍曰諸夫子亦爲官爾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鈿金珠被綺釆妾裙釵乃不稱使人慙於夫子璞曰請問夫人安坐曰坐席端曰吾素用不溫飽妻子故故夫人得坐端彼以金珠綺釆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夫人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尚書塞决河平處州盜皆

以命璞景泰初也先冦獨石命兼大理寺卿往總督
宣大軍務忠勤善謀邊人信焉進太子太保改兵部
尚書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鄉導奸民檻送
京師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英宗謂李
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顧甚貧爲我召之既至
青袍素帶以入上曰賜爾緋玉而敝乎璞叩頭謝臣
孤忠無援陛下無故召臣臣懼無狀故不敢服而見
陛下上說是時璞微聵乃命以左都御史掌院於南
京成化元年致仕歸歸無第宅假居官署其後卜築
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卑闇殆不可處買田百畝

而巳安陽人有爲典史歸者璞過其家典史張具甚
盛璞問典史官幾年矣曰未一考胡歸乎曰惡民見
訟璞曰今我聽爾訟爾得歸邪即拂衣去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故姓嚴也訛而爲年十歲爲弟
子員永樂中以乙榜舉人授德平教諭時方弱冠學
規整肅九載擢吏科給事中兼掌刑科爲宣宗所知
英宗即位言國家可憂戎狄爲甚永樂以來招納醜
類縻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在於
此乞勅大臣考驗遣還故土慰彼遠思釋我內釁府
軍前衛幼軍不過選取民間子弟隨事青宮今死亡

殘疾仍於民間僉補富者受財脫免貧者臨時獲解深爲民患乞勑兵部遇有死亡就於二十五所內將一所調補又近年軍民之家避逃規免稅徭冒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子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勑禮部令所在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復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閒有大戶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救䘏

之方自今或遇荒歉乞命爲貧民立券貸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俟年豐償本皆下所部議行陞陝西右參政薦都指揮馬麟李榮可屬兵事爲陝人上疏乞罷織駝駝之役皆得施行富峻厲敢爲嫉惡墨吏墨吏聞風逃去人號閻王時三邊士馬衆盛供費浩繁民苦轉輸豪猾因緣爲奸利廷推富總理邊儲富至酌遠近定徵科鉤考出入豪猾亡所爲奸正統九年陞河南右布政使南陽陳州諸處流聚饑民數十萬兼以作賊富賑恤撫定之十四年轉左土木之變邊境道阻朝廷委富督運吏民聞號令冒險

翰進亡後期者景泰元年用邊將論奏進右副都御
史提督大同軍務前都御史沈固雖有長才綜覈疏
寬富釐革裁罷冒功盜儲一無所容群小多怨代府
諸王子亦銜之襄垣王誣奏富十餘事竟不得行富
凌諸鎮守太監出其上州縣長吏貪贓者悉廷杖之
參將都督皆坐受其跪拜嘗奏劾石亨請收鞫下獄
天順初元亨諷言官劾富致仕亨子彪憾不已誣奏
逮京師麻帝使文武臣二人往按既不實放歸亡何
廷臣皆言富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山東饑旱連歲
轉户部右侍郎巡撫其地旋改左副都御史理前事

如故四年戶部尚書缺李賢薦富諸內侍謂賢曰上
不悅此人公毋再舉一日上自問賢戶部缺人孰當
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人不悅之顧富之爲富正見
於此上曰如富執法宜居此位遂召用之旣當守制
使奔喪復入視事富饒言寡慾直已任政自以受知
主上會計益勤當事益勇僚佐有不便者富曰公等
毋署名吾受其利害間有欲行私者度不能得之富
計且行故言不可計且不行故言可富輒因而反之
而僚佐喜富墮其計富與工部尚書石璞左都御史
寇深同時皆不繇甲科其不喜進士特甚嘗有三主

事當考滿富越故事試論一道吧其劣者曰爾進士爲此文耶時吏部尚書王翺老上屬意富憲宗初富以邊運得人爲意擬黜陝西左布政使毓而薦布布政楊璿左叅政朱汝良西安知府余子俊翺言富侵官當下獄上黜毓不問富富言延攬求賢吏部之職臣薦人爲國初非有私及觸翺怒望放臣歸上素重富因留之亡何疽發背卒上聞震悼賜謚恭定遣官諭祭有司治葬事

郎曰英廟復辟以後用舍進退無不精詳王翺軒輗耿九疇石璞年富出自簡在皆悉其素而諸公清德

標令亦足副上之知劉實卽死獄中顧上治閹罪知
其枉矣其居職操履可與諸公並稱先進之民